

安以陌·女巫的猫·徐鲤·联袂推荐

一个是天兽之王，
三十三重天内受万众敬仰；

一个是女媧后裔，

天外天媧皇宫中备受宠爱；

当传奇遇上传奇，

必将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天歌。

既能登顶苍穹，

问鼎九天，

也定能占据所爱之人心中

最珍贵的位罝！

天歌

三生不负三世

上

伍家格格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天歌

三生不负三世

上

伍家格格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歌：三生不负三世 / 伍家格格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6

ISBN 978-7-229-09592-5

I. ①天…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573 号

天歌：三生不负三世

TIANGE:SANSHENG BUFU SANSHI

伍家格格 著

责任编辑：郭莹莹

责任校对：郑小石

封面插画：清 茗

装帧设计：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 × 1000mm 1/16 印张：39.75 字数：820 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592-5

定价：5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菩提无树，明镜非台 | 1 |
| 第二章 | 佛性清净，何有尘埃 | 15 |
| 第三章 |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 | 31 |
| 第四章 | 明镜本清，何染埃土 | 68 |
| 第五章 | 菩提有容，静默无痕 | 88 |
| 第六章 | 本来无物，惹尽红缘 | 100 |
| 第七章 | 只向心觅，向外求玄 | 158 |
| 第八章 | 依此修行，西只在目 | 192 |
| 第九章 | 不显不露，不执不枉 | 217 |
| 第十章 | 翩翩袅影，清露为霜 | 238 |
| 第十一章 | 至阳灼尔，卿本一唯 | 265 |



第一章 菩提无树，明镜非台

浩浩无极时光里，四海六道八荒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各种事情，或大或小，或喜或悲。

可若是说起三十三重天里近年发生了什么大事，那就非提到东古天星穹宫世尊家不可了！他家这一年发生的事，海口不敢夸，往前数一百万年，那是绝对能横扫一个第一出来的。世尊若称自个儿的事是百万年来第二大事，绝没人敢要那个第一了。至于往后能不能出更大的事，那就不晓得了。

东古天里数星穹宫最为宏伟，住的尊神又是世尊星华，更是办过两场大事的宫琼，饶是路痴也该寻得着正确的地方。偏生，今日来参加世尊家小殿下百日宴的客人里出了一个想当路痴都不够格的人。

四只朱顶鹏鹤站立四方，中间载一顶宫廷轻纱华轿。轿中端坐着一位身姿曼妙的少女，白纱垂严，瞧不真切她的容貌，只她飞过，空气里飘染着极为清雅的话佛花幽香，撩着人的呼吸。

“她那么可爱，怎么就死了。”忽而，一道十分不解的女音传进少女的耳中，跟着又一个啜泣的女声响起。

“我也想不甚明白。”女子泣声大了点，“她是我见过最完美的，原想着能活得长长的，怎知……”

纱中少女将鹏鹤仙轿停住，看着花丛里挨在一起悲戚的两个小仙娥，十分好意地点拨



开导她们，声音轻轻的，慢慢的：“一个人生得太美，又十分能干聪明，洗衣做饭煮茶扫地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家世又出众，关键脾气还十分地好，心地善良宽怀大度，这样的绝世好人，多半活得不长。因为，天妒红颜。若那人生平修善积德，自有转世重生之机，你们大可不必如此哀伤。”

一番话毕，花丛里的两个小仙娥面面相觑，同时转头朝后看，再抬头向上看，四只大鹞鹤承着一顶坐着一位少女的轿子停在空中。三十三重天里从不缺各种珍奇的灵宠，鸟类更是繁多，可朱顶鹞鹤却极为少见。两个小仙娥看少女这般架势料知她非一般的仙神，立即从花丛里站了起来，恭敬地施了施礼。

一个小仙娥摊开一只手掌，轻声道：“我们说的是这个。”

于纱帘中端坐的女子目光向下微微移了移。

“……”

虽然把死了一只蟑螂误会成死了一个仙子，但女子很快就从无语中恢复了自己的派头，清着嗓子问：“这儿可是星华世尊的星穹宫？”

“正是。”

四只鹞鹤齐展翅，贵雅的纱轿朝一眼隐约可见尽头宫门的巍峨大殿飞去。

离星穹宫还有三四十丈远时，女子见到颇多各路赶来的仙神，从他们的坐骑或是腾着的祥云色泽看，位阶都还不低，看来世尊这百日宴办得甚是讲究啊，此次求娘娘让她过来还真是来对了。

女子的鹤轿刚跟上众神队伍的最后一个，就见她跟前的仙神挨次到星穹宫宫门那儿，一个个都站住了脚步，侧身退到两旁，留出中间一条宽阔的金色长阶空无一人，从她的角度看，场面很是壮观。她忍不住想，这三十三重天里的仙神竟是如此有礼有节，定然是晓得她来自天外天，所以才用此等大礼迎接她，让她第一个登金阶。

女子悄然耸了耸背脊，他们如此礼遇，她自然也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刚张嘴欲说“众神家不必如此多礼”，一道金光从她的身后普照过来，金灿灿的。紧接着，一条由大朵大朵白净无瑕的白摩花铺下的花道从空中飞延下来，花香泽闪，白摩花所过之处掀起强大的劲风，一个白衣白发浑身蕴着金色仙泽的男子御风踏花而来。

金阶两旁恭敬垂礼的仙神齐呼：“帝尊。”

帝尊？！

听到众神齐呼声，轿中女子诧异，想看帝尊长什么模样，才瞧到半个根本看不清的侧脸，一股劲风吹得她的垂纱华轿都摇晃起来，稳住身子再瞧过去，帝尊他老人家已落到了她鹤轿的前面，留给她一个长身玉立俊挺优雅的背影，坠地的白发一丝不乱，亮如锦缎，引得她对他的正面好奇得很。

帝尊驾临带起一阵劲风委实有些大，女子发现自己一直拿在手中的神籍卷竟在无知



觉中掉到了帝尊的脚边。她觉着，帝尊定然是个见多识广又心怀博大之尊神，定然识得自己的身份，若是让他帮忙捡神籍卷，他应是不介意的，而她又能正正当当地看清楚他长什么模样。

“咳。”

女子极轻地咳了一下，用十分诚恳的语气对着已抬起脚欲拾级而上的帝尊说道：“帝尊，不知可否劳烦您帮我捡一下掉落在您脚边的东西。”

女子声音柔婉轻盈，如三月仙莺出谷，一曲绕天阙，九日不绝。她想，自己如此客气，帝尊又怎好在众神面前拂她这个小小的请求呢？于是，静静地等着帝尊好心帮她拾起神籍卷。

千离的脚步丝毫没有受到身后女声的影响，按着自己的节奏踩出一步，声音慵懒的，悠悠的：“本尊想活得长久点。”

轿中少女费解，下意识地发问：“什么意思？”

一个含笑的男声在鹤轿边响起，摇着百色扇的麒麟上神看着独自走在金阶中间很有一番派头和气势的千离，十分好心地当了一把解释官：“帝尊的意思是，他长得太美，又十分能干聪明，洗衣做饭煮茶扫地琴棋书画这些不在话下，家世真身更是出众，脾气也十分地好，如果他再心地善良宽怀大度，那他就成了绝世好人，活不长。而他，想活长点。”

女子愕然。

看着金阶上脚下步步生花的白衣金光男子，女子暗道，帝尊他老人家这算不算是不大要脸呢？

直到千离完全走进星穹宫里，金阶两旁的仙神才重新走到金阶中，朝星穹宫里走去。

空气里似乎还留存着白摩花的香气，鹤轿旁边的男子也不知何时离去，待到鹤轿里的女子恍然回神时，金阶上已空无一人。随即，她施小术将阶上的神籍卷吸入掌中，乘着鹤轿朝星穹宫里飞去。

世尊星华和世后飘萝入了席位，原本还有些小声的宴厅立即鸦雀无声，各路仙神都拘谨规矩极了。

众仙神向中主位的世尊世后行了礼后，又向坐在与中主位等高的左主位上的帝尊行过礼。众人的屁股才沾到凳子，听得殿外传来高亢的一声：

“天外天媧皇宫使者到！”

天外天与三十三重天是两个世界，一位仙神从身列仙班到最后的沉睡或者羽化，便是拐五百道弯儿也难与天外天扯上一星半点的关系。虽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两地，但因一人住在天外天，一提起那儿，三十三重天里众神都肃然起敬。

大洪荒前的避世之神——女媧娘娘！

大洪荒开始时女媧娘娘便住到了天外天的媧皇宫里，三十三重天里的事务便由大洪荒时期和后洪荒时代里出来的大神执掌，洪荒之神陷入无垠沉睡或者羽化后，自有新的出类拔



萃的大神出来。四海六道八荒也有其发展步调，新皇取代旧王，在哪界都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但不管四海六道八荒怎么变，对天外天媧皇宫的尊敬不变。

世尊世后费尽心血冲破天命成为夫妻，而他们诞下百日的小殿下，如果没有列入女媧娘娘的神策塔，便算不得神之子。上古神兽之子，得活过百日才能被女媧娘娘赐下神籍卷。

列位的众仙神都端坐着等天外天媧皇宫使者出现。

十丈高的青龙殿门巍肃雄仪，门鼎缥缈着白纱般的云雾，梵音弦乐轻轻流淌，宴厅里安静得谁稍稍呼吸重一点都听得出来。

四只朱顶鹖鹤慢慢飞进殿门，垂纱轿里隐约可见端坐一女子。

坐在千离左下手的麒麟上神在见到门口飞进的四只朱顶鹖鹤后，脸上出现了悟的神情。难怪小小年纪就能驾得四只朱顶鹖鹤，原来是天外天媧皇宫的人。

鹖鹤入门后停在空中，纱轿的垂帘从中间朝两边忽然飞开，轿中的少女以花佛手斜抱着神籍卷从轿中飞出，纯净的白纱神服飘散飞开，青丝垂膝，头顶一盘光芒四射的银阳，足尖一朵盛开得奇大的语佛花随着她飞行着，一派清雅绝伦的姿态。宴厅内的空气里一片语佛花的香气。

为示尊礼，少女飞落在主台下，准备走上玉阶给世尊世后送神籍卷。

在主台下，有一个圆形十二花柱喷泉，女子走近时，一尾绝色仙鱼跃出水面。女子缓缓停下，朝水中一群绝色仙鱼看去，水外水中的视线对上，喷泉中的绝色仙鱼全部沉至水底。

麒麟眉梢一挑，好一个沉鱼之貌啊！和世后的闭月之姿果真是不相上下。

行至主台上，白衣清美的女子对世尊世后微微点头，“恭喜世尊世后喜得小殿下。我乃媧皇宫幻姬。”

台下，包括麒麟都愣了。

幻姬，天外天女媧后人，幻姬殿下。

传说，幻姬殿下出生于一朵鲜艳赛血的异世花中。彼时，女媧娘娘正在花前冥经。花开艳绝，美幼现。娘娘赐名，凤语佛，别号幻姬。盛放之花从此名为语佛花。

传说，幻姬殿下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岁时，女媧娘娘赐予她一根尚未被唤醒的法杖，法力无边。无人知晓法杖如何唤醒，连幻姬殿下也不知。

传说，幻姬殿下……

麒麟是主台下一千人里最快回过神来的，下意识地去看左主位上的千离，他倒仍旧是慵懒闲适地漫不经心姿态，麒麟不由得笑了一下，他这一笑，引得千离朝他看了眼。

幻姬将带来的神籍卷交给世尊星华：“世尊只需将小殿下的名字写到此卷上，媧皇宫的神策塔内便会有他的名字。”

神籍卷下，一脉落成。

星华和飘萝终得圆满了，他们这一脉，此后代代相传，只需在神籍卷上写其名字，便



与生即为神籍。

“有劳幻姬殿下走这一趟了。”星华道谢。

幻姬回以一个含美淡露的端雅微笑：“此乃三十三重天的一大喜事，该是幻姬有幸了。”星华朝右主位推了推手，“幻姬殿下，请。”

幻姬微笑颌首。转身落了她的座。即有小神侍为她斟茶倒酒，恭恭敬敬地伺候着。立时，丝竹仙乐响起，歌娥舞姬从天空飞下，宴厅里气氛顿起。

女神侍端着酒壶退到一旁，幻姬抬手端起袅袅飘香的茶，送到嘴边浅饮，半垂的眼眸慢慢掀起，目光悄悄朝对面左主位上的男子投过去。宫外让他帮忙捡神籍卷不肯，这回总能瞧着帝尊他老人家的模样了吧。

咦？

幻姬举着茶杯忘记了饮，刚刚还在位子上的帝尊不见了？

放下茶杯，幻姬的目光在宴厅里不露痕迹地扫了一圈儿，不见那道白衣白发染金色仙泽的身影。

随后，世尊致词，说了些客套的场面话，十分世尊风格，简短得都算不得致词。不过，不管世尊说长说短，他的身份在那儿摆着，众仙神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敬仰。这个做好了，小殿下的百日宴他们就算做到位了。

幻姬看着世尊对身边世后的体贴呵护劲儿，想到了娲皇宫里那些仙侍姐妹们托她的事儿，在天外天她们耳闻了三两句关于世尊世后的爱情故事，据说特别荡气回肠，特别催人泪下，特别让人神往，让娲皇宫里那些怀揣着对爱情美好期盼的姐妹对这段足以写到三十三重天史册里的爱情经典异常有兴趣。她此次的任务之一就是还原整个爱情故事回去说给她们听。

想着想着，幻姬的目光不自觉地又瞟到了帝尊的位子上，帝尊的架子真是好大啊！按说他和世尊地位不相上下，这宴席才开始他就不见了，莫不是离席就不再回来了？

幻姬乃天外天女娲后人，身为主人的星华和飘萝免不了多敬她几杯。幻姬暗想，这回独自出来办事，娘娘肯定觉得她是个大人能独当一面了，既然娘娘都信任她了，那她就该拿出娲皇宫殿下的派头，不能让众神小瞧了。于是，星华和飘萝敬的酒，她都一干而尽，很是爽快。

瞧了千离位子四次之后，幻姬端起酒杯，边喝边想，看来帝尊真是不回来了。

“你在找本尊。”

一道格外清润的男声响在幻姬的耳畔，她猛然回头看清那张脸时，扑的一声，口里的葡萄美酒尽数对着白衣白发的男子脸上喷去。

幻姬实在想不到帝尊他老人家会在她的身后出现，也着实想不到他不仅不能称之为老人家甚至能稳坐……绝色美男子的头把交椅。不知不觉中，她看他看得有点儿呆了。

虽然她刚才惊艳于世尊星华的俊美，但在未婚少女的心里，已婚美男和单身美男有着



很大不同，算上世后所有的男人，最俊也都是别人家菜园子里的白菜，这帝尊可是全身都闪着本尊单身的金光啊。她那么一噗，虽是大不敬，不正是表明她被他的长相震撼到了吗，是赤裸裸地赞他啊！

但，满宴厅的众神可不觉得幻姬喷的那一口美酒是在赞他们英明神武的帝尊，一个个都像是被人施了定身术，定定地看着千离和幻姬，有些人的嘴巴张得足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麒麟摇着百色扇一副看好戏的表情，千离素来避人避事又避世，若非和星华交情十分了得，一年之内绝不可能三次出现在星穹宫，往常日子想见他，难如凡人想登天。这天外天来的幻姬殿下可真是好运气啊，喷谁一脸不好偏偏喷了三十三重天里人人都敬畏的帝尊，要晓得，帝尊可是一朵盛开在三十三重天里百万年都不败的奇葩，被他一句话就气哭的神女仙娥都数不清有多少了。

千离看着他脸前半寸处被定住的葡萄酒，一粒粒的紫红色小酒珠泛着莹莹的光泽，空气里一缕酒香滑过，随后淡去无味。目光从葡萄酒珠上移到幻姬的脸上，语速缓缓的，“本尊可是有多丑啊？把你吓成这样。”

自知失态的幻姬连忙道歉：“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说完，觉得十分有必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是觉得帝尊你丑被吓得喷你一脸酒水。帝尊您，非但不丑，反而……”从未赞美过男子的幻姬不大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她觉得，帝尊是聪明人，必然知道她未说完的话是什么。

静了片刻，幻姬听到一句。

“反而什么？”

幻姬抬起头看着千离，莫非他不明她的意思？

看着千离不偏不倚瞧着自己的目光，幻姬愈发尴尬了，赞他长得好看的话更是说不出口。

“天外天的人，都像你这么言辞匮乏吗？”

瞬时，幻姬想起自己是娲皇宫的殿下，不能损了身份，对着千离的视线，“反而玉颜俊美绝世，乃我所见过最好看的男子。”

宴厅里本就静得出奇，加之幻姬端着坦然之姿与千离说话，并未压低自己的声音，饶是对面偏后些的仙神都听清楚了。

偏生，离她最近最该听见的帝尊却没听到。

千离边转身朝自己的位子走边道：“年纪大了，耳朵不大好使，没听清你刚说的什么，你再大声说一遍本尊听听。”

幻姬看着越走越远的千离，帝尊你既然晓得自己年纪大耳朵不好使还走那么远，是想她吼着说吗？

回了自己座位的千离摆出了一个十足悠闲优雅的姿势靠在椅子上，目光懒懒地落到幻姬身上，等着她。



一句在平时很自然的夸赞之话若是放到了特定场合特定氛围里，很可能就变得不那么自然了。

眼前宴会上的人都将目光落到自己身上，幻姬委实有点儿不大自在，虽说身为娲皇宫的殿下平素少被人关注，可在众目睽睽之下夸一个男人长得好看，于她还是头一遭。若是一般品阶的仙神，她大可用自己的身份压过去，可招惹的竟是帝尊，大约只能在梦里压压他了。

心中权衡后，幻姬决定拿出大方的姿态，看着千离，“帝尊丰神俊朗，一派潇洒之姿。唯需注意的是，照顾好年迈的身子，莫让失聪更严重才好。帝尊安康，方是三十三重天里众神之福。”

麒麟的百色扇啪的一声收起，笑了。

千离倚着椅子，修长的手指慢慢地抚了一下额头，指尖停在眉骨处，眸光淡淡地落在幻姬的身上，“实在是不好意思，本尊年纪着实太大了，还是没能听清楚你说的什么。不如，你把之前的原话再大声说一遍，本尊或许就能听到了。”

主位上的世后飘萝转头看向自己的夫君星华，忍住笑。

“帝尊耳朵不便，想必我说再多也是听不到的。不若，咱们举杯共饮，便算向帝尊您赔罪了。”说着，幻姬为自己斟满酒杯，端着朝千离举了起来，姿态优雅，倒也显出几分大气之风。

千离声音缓缓的，“多谢幻姬殿下的美意。本尊向来不胜酒力。醉酒，可是极为伤身的。这年迈的身子需要时刻照顾，不然失聪更严重就不好了。”

摇着百色扇的麒麟上神要听不下去了。

不要脸啊！千离这小子实在是太不要脸了，什么不胜酒力？他和星华两人五百万年来喝什么酒都从来没有醉过！

幻姬端着酒杯暗道，不是说没听见她的话吗？！

“星华。”千离看着主位上的世尊星华，“女媧娘娘今日如此客气，赶明儿你回礼时我与你一道去天外天见见她。多年未见，甚是想念。”

幻姬若不明千离之意大概就不用坐娲皇宫殿下的位子了，连忙清聆着声音道：“帝尊。我有话要说。”

千离懒懒地应了声，“嗯。”

“帝尊您，非但不丑，反而玉颜俊美绝世，乃我所见过最好看的男子！”

满意了吗！

千离的嘴角淡淡地勾了下，“本尊与幻姬殿下此乃第一次相见，殿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直白地夸赞本尊，叫本尊真是不好意思。”停了停，继续慢悠悠地道，“虽然本尊有一个叫‘优点太多了！’的缺点，也深知自己的容貌是优点之一，但身为女媧后人的殿下你还是应该稍微含蓄点，如此热情奔放会吓坏很多年轻男子的。”



世后飘萝到底是没忍住，轻笑出声。嗯，他们的帝尊有一个缺点，就是“优点太多了”。幻姬端着酒杯的手开始渐渐用力。

离主位远些的神者看不出幻姬的情绪，但星华麒麟这些又岂会瞧不出这天外天来的殿下在隐忍对帝尊的不满。稍想便知，在天外天被众人恭敬的娲皇宫殿下怎受过千离这类刁难。第一回来三十三重天就对上众仙神都不敢招惹的帝尊大人，确实也够她消受了。

这时，若主座上的两人有一个出来圆场，说一句“幻姬殿下别介意，帝尊只是同你开个玩笑罢了。”那主位上的气氛立即就缓和下来了。偏生，主座上的两人，一个话少，不爱管闲事；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生怕日子过得太平淡无趣，闯祸精的名号响得四海八荒里鲜少人不知，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行事准则到了她这儿就反了，没事找事，事上来事，看戏的不怕事大，烧火的不怕柴多。于是，世后飘萝状似为幻姬殿下解围地说了一句。

“据我所知，三十三重天里不少的俊美男子十分中意热情奔放的女子。”

亦不知幻姬到底是假傻还是真纯，随即问飘萝，“世后可是热情奔放之人？”

“噗。”

麒麟没忍住，一口清酒喷了出来。幻姬殿下，你这回击得可真够快的。

飘萝：“……”

面对幻姬期待的目光，飘萝避而不答是不可能了，“当然。本后是一个不会轻易热情奔放的人，但是热情奔放起来就不是人了。”

“这就对了！”幻姬莞尔，瞟了一眼正悠闲自得端起茶杯准备喝茶的千离一眼，声音不大不小不疾不徐地道，“一般热情奔放又生得极美的女子通常会爱慕上的男子是世尊这般的。那种霸居一处，危害八方的人，别说被人喜欢，就是主动喜欢人也是喜欢一个被拒绝一个的孤苦老人命吧。”

“噗。”麒麟又喷了第二口清酒出来。幻姬殿下，好眼力。

幻姬目光投向麒麟，优雅颌首，嘴角噙着笑，姿态大方得体。麒麟回点头礼之余不禁暗赞，果真是娲皇宫出来的殿下，虽是第一次赴宴，又遭千离刁难，竟也没有失态，更没表现得娇弱无助。要晓得，被千离毒舌刺伤的神女仙娥们几乎清一色的会向旁边的人求救，敢在千离出声之后再回击的女子，尚无！幻姬殿下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宴会继续着，在世尊世后和贵宾喝过之后，按照品阶高低的次序，上神神君们开始向星华飘萝敬酒，宴会气氛热闹起来，觥筹交错，丝乐靡耳。

很是难得地出现一个敢当众挑衅千离的女子，麒麟着实不想放过打击他的机会，端着酒杯，朝他倾着身子，笑道：“霸居一处危害八方的孤苦老人，我们喝上一杯如何。”又恍然地道，“啊，差点忘了，帝尊老人家你‘不胜酒力’，要照顾年迈的身子，免得失聪更严重。”

千离目光斜瞟麒麟，再扫一眼对面喝得正欢的幻姬，不想两人的视线恰好对上。



照说，姑娘家被人当众为难了，不是胆怯地躲避以防第二次刁难就是傲娇地将对方列为拒绝来往户，尤其对象是千离帝尊时，那更是无一例外的唯恐避之不及。

但目光和千离的意外相遇时，幻姬心底咯噔了一记，眼中却无紧张或是惧色，眸光润和坦荡，眼中清澈无尘，悠悠清清甚是滴净。微微上挑的嘴角噙着一丝笑，那抹笑顽皮地跑到眼睛里，让那双原本眼角就有些上扬的明眸更是染上一层说不出的魅色。

纵是阅尽各道千帆无数的千离都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伶牙俐齿的天外天殿下有一双他从未见过的清澈灵眸。不仅如此，她还有十分好的修养，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之感从她身上很自然地散发出来。千离正想瞧瞧幻姬能跟他对视多久，两位神君过来给他敬酒，断了两人的对视。

幻姬收回视线，取了一粒葡萄剥皮。

刚回击完千离帝尊她就有些懊悔了。怎说他都是长辈，又是西古天的帝尊，确实也是她先喷了他一口酒才遭他刁难，她竟忘记自己的身份对他不敬，该是处理错了吧。若是对他忍、让、由、敬，似乎更为妥切呢。幻姬琢磨着，是不是真心实意给帝尊去道个歉才好。

幻姬还未有实际行动前，千离就在一个个向他敬酒的神者走后端起酒杯朝世尊星华敬了一杯，一饮而尽，随后离席而去。亦是他整个宴席上喝的唯一一杯醉仙酒酿，之前皆为清茶代酒地回礼敬。幻姬的目光一直追着千离的背影消失在宴厅的大门尽头，猜测着他是不是就这样回去了。

“幻姬殿下。”一道声音将幻姬拉回到宴会中。

麒麟上神摇着百色扇看着幻姬，玩世不恭的笑挂在他的唇角，“不知麒麟是否有幸和幻姬殿下喝上一杯？”

幻姬立即明白身前人是谁，连忙端着酒杯站了起来，因为之前别人敬的酒都喝干饮尽，致使酒量有限的她身子微微摇晃了两下，微笑道：“久仰麒麟上神的大名，是幻姬礼欠了。”

“呵。”麒麟接过仙侍呈上来的酒，潇洒一饮，“既是喝了这杯酒，我不妨好意地提醒殿下一句。凡事都不要跟千离帝尊斗，因为斗不过，他的无耻就在于，他根本就不要脸不要面子不要自尊心，对一个什么都不不要的人，他已是无敌。”又笑了下，再道，“无敌于心，无敌于世界。”

乍一听，幻姬还没明白麒麟为何这般说千离。不久后，却是恨不得想捏死那个位及帝尊的男子。

宴中，有神侍抱来啼哭不止的小殿下，飘萝不得不提前离席。世尊星华又是出名的疼媳妇儿，自然也跟着她。幻姬好奇小宝宝，向飘萝说了心意，得到欢迎后，一道也跟着欢欢喜喜地下了席，留下一群神君们自在地饮酒玩乐，少了主台上的老大们，一个个喝得更欢畅。

幻姬喝了不少，步子有些浮，好在她心境明澈，自控力也不差，看上去并无大碍。跟着星华飘萝出了宴厅穿过一座碧金色的大殿，看到御道的前面有个人在凭栏远眺，身姿颇为



眼熟，刚反应过来是帝尊千离时，忽见从他的袖中滑出什么东西。待三人走近，飘萝出声了。

“咦？地上怎么有个如此精巧的脚环呀？”飘萝仔细看了一眼，评价一句，“真好看。”

幻姬看着千离脚边的脚环，怎么有种好熟悉的感觉。瞬间，一张绝色的脸爆红。那哪里是什么好熟悉的感觉，那明明就是她今天戴的脚环。可是，怎么会在千离帝尊的脚边。

“啧啧。”不知从哪儿冒出的麒麟摇着扇子叹息，“太狠了！”对天外天第一次来东古天的贵客实在是太下得了手了。某人离席前的小动作做得他都不忍直视，若不是考虑到给星华留那么一点面子，他用的手法应该就不会只是让他和星华看得出来的了。

飘萝不解，遂问麒麟，“什么太狠？”

麒麟收起扇子，好心解释，“有人对女人下手太狠，真的不懂怜香惜玉啊。”

“女人？”千离微微扬高一些尾音，“不是前后都有货的才能称之为女人么？”

麒麟的目光将幻姬从头到脚地看了一遍，收到她射过来的目光，连忙抬起手遮住脸，发现遮不住，打开百色扇挡在脸前，声音里带着忍不住的笑意，“我可什么都没看到。”

星华眼中满含宠溺地看着飘萝抱着的小殿下，伸出手揽住飘萝的腰肢，嘴角染笑，“崽崽困了。阿萝，我们走。”于是，世尊搂着自己媳妇儿施施然地飘走了。不远处，世后一句轻飘飘的话钻进了这边几人的耳朵。她说，“星华，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胸再稍微大点更傲视群芳啊？”

幻姬连脖子根都红透了，目光朝自己的胸口瞟去，正想看看自己胸口有多少货，又听得星华的声音传来。

“嗯。这般力气活交给为夫就好。”

麒麟咳嗽了两声，“咳咳。那个，没我什么事，我也走了。”

留下两人后，幻姬气得浑身都要发抖了，又羞又恼地质问一脸悠悠然的千离，“你为何要偷我的脚环？”女子足，素来不可让男子瞧到，脚环是个戴得隐秘的饰物，现在落到他的脚边，叫她怎么好意思。

“嗯？”千离无辜的表情十足地看着幻姬。

幻姬明白了，帝尊他是一个锱铢必较有仇必报的人，而且他还是那种从不承认干过坏事的无耻之徒。

“你以后再乱偷其他女子的……”幻姬气得面红耳赤，羞色布满面颊，连那个词都不想说出来，“我会……”没跟人吵过架的幻姬不知道要怎么放狠话，怒呼呼地瞪着千离。他身为帝尊，能无耻到这般田地，真觉不可思议。

千离眉梢忽然一挑，缓缓地道：“懂了！以后只能偷你的。”

幻姬：“……”

长长静静的御道里，千离倚栏注目神态悠闲地看着因他一句“以后只能偷你的”而羞恼得气红脸颊的幻姬。他越来越漫不经心的样子，她则越来越气愤难平。于他看来，自己已



是手下留情；于她来说，他却是不知廉耻，且还一副不知悔错的自得姿态。

“不会是想哭了吧？”千离语速慢慢的，声音里挑了一抹不甚在意的意味，眼底一丝悔意都没有。三十三重天里，被他一句话就气哭的女子数不胜数，他早已习以为常，除了眼泪，她们难道就没有别的反应方式么。“正好，本尊就爱欺负泪巴巴的人。”

幻姬中气颇足，“谁说我要哭了！”她已经是大人了，不会动不动就哭鼻子。今天她是以媧皇宫殿下的身份来东古天，绝不可丢了天外天的脸。虽然，她觉得自己在帝尊面前大概早就没脸了。可一想到自己在媧皇宫里多年难见一个男人，第一次来三十三重天就被陌生男子给……偷了脚环，她这张脸啊，没地儿搁了。

千离嘴角似笑非笑地扯了一下，弯下腰，将脚边落着的脚环捡了起来。他的手指格外修长，指骨异常匀称，骨节分明，那手好看得不像是从杀伐中磨砺过，更像是一双每日焚香操琴的白面书生之手。待幻姬反应过来想去捡自己的脚环时，已慢了千离一步，一只手略略伸出，又惊又羞地张着嘴差点叫出声来。

这一下，她真的要哭了！

她贴着肌肤的脚环竟……竟然被一个男子捏在手里了！

千离将手里的东西递给幻姬，看着她那张不能再红的脸，扬起嘴角，笑了。那般清俊的男子于微风淡香中朝她悠悠一笑，不觉让幻姬愣了愣，失了神。

“口水出来了。”

如果有人能用一句话就激起别人想揍他的决心，幻姬觉得这人一定是帝尊，不二人选。羞恼的她伸出手准备拿过自己的脚环，就在她的指尖要碰到时，脚环忽然从千离的手中飞开了，飞出御道，在空中飞向了远处……

这一回，她真的要哭了！

千离颇为关心地问，“还不去追？”

幻姬自认很凌厉很带气势地白了一眼千离，“帝尊以为谁都跟你一样不要脸吗？”那边有许多的星穹宫侍女，若是过去，别人当怎么看她？好端端戴在脚踝上的脚环飞空中去了，多奇怪的癖好。

“噢……”千离状似了悟地，“反正本尊不要脸。”说完，一道白影飞出御道。

幻姬，惊了！

看到千离飞往她脚环的方向，幻姬吓得魂儿都要出窍了，立即跟着飞到空中去追他。若是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拿着她的脚环给她，她直接昏死过去得了，再趁人不注意偷偷溜回天外天，再来三十三重天了。

幻姬清楚地记得自己明明跟在千离身后追着他，可一眨眼，人不见了，慌忙四处张望。寻了一会儿，不见身影，更不见自己的脚环。他就是朝这边来的，怎么瞧不着了呢？无奈之下，幻姬扩大寻找的范围又转了一圈儿，仍旧不见千离。想着，也只能做最好的假想，无耻



的帝尊良心发现，终于善良了一把，在替自己追回了脚环后站在御道里等着还给她。这个想法……嗯，着算是比较美好比较振奋人心。梦想的作用就是如此。

一个人在偌大的园子里转了数圈之后，除了千离帝尊和自己的脚环找不到，幻姬还惊恐地发现了一件事。

她，迷路了！

费尽诸多工夫后，幻姬总算在园子里见到了一个神侍，问路不明的情况下，请神侍带路领她找到了正在寝宫悠闲嗑瓜子的飘萝。

小殿下被哄睡，暂且无事的飘萝瞧了一眼默默坐在椅子上一脸心事重重的幻姬，笑道：“幻姬殿下和千离帝尊聊得可还好？”

一旁正在和至尊星华下棋的麒麟竖起耳朵听着这边两女的聊天。

幻姬皱着眉头，很是哀怨地，“短时间内我真不想听见这个名字。”

飘萝失笑，“其实，千离帝尊也没有那么可怕啦。”

“什么？”幻姬像是听到了很惊悚的事情，睁大一双眼睛看着飘萝，“如果你面前一只野猪忽然直立行走了你怕不怕啊？”

麒麟一口老酒喷了出来，“噗！”眼角余光刚好瞟到门口飘过一方白色的衣袂，笑声止不住地爆发出来，“哈哈……”幻姬殿下，你这个比喻，甚为恰当啊。

幻姬表情诚恳地看着麒麟，“难道我说得不对么？”

天外天里男人本来就少得可怜，算是女儿国了，来三十三重天里才晓得，男神比女仙多忒多了。这倒也没什么，她的心中万物平等。可在她的正统思想里赫然冒出一个身份地位极高处世为人却特别无耻特别毒舌的尊神，她觉得自己被吓得着实不轻。果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印象里的尊神都该是至尊星华那样的，再不然也该是麒麟上神那般，像帝尊这种程度的，她敢断定，只此一人，绝无第二。

“对对，很对，非常对。”麒麟赞叹道，“我觉得幻姬殿下你看人的眼光格外准确，我不得不佩服。”就是不晓得那只“直立行走的野猪”如果听到有绝色美人这样说他是什么表情。

一见麒麟赞同自己对千离的评价，幻姬像是找到了盟友，朝他很感激地点头，愈发肯定千离的恐怖值很高，暗暗下定决心，往后不管是在三十三重天里还是在外天，只要遇到千离帝尊她都绕得远远的，将他避在三丈之外，不，是十丈之远，此人有幸成为她九万多年来第一个唯恐避之不及的人。

飘萝剥了一粒瓜子送到嘴里，边嚼边问正在落棋子的星华，“野猪那种动物记不记仇来着？”

“好像不会吧。”星华停了下，又道，“但是直立行走的野猪记不记仇，就不好说了。”

麒麟从棋盅里拿了一颗棋，笑着道：“你们就别吓唬幻姬殿下了。直立行走的野猪记



不记仇都跟她没多大关系了，要晓得，中午大宴过后，依照我们那跣得头发尖都要翘起来的帝尊的习惯，这会子早就回了他的千辰宫。晚上的小宴，大概也就一桌子老友，他人都不在了，记仇又能拿我们幻姬殿下怎么着呢。”说着，看向窗下端坐的幻姬，“你说是吧，幻姬殿下。”

对于盟友如此宽慰她的心，幻姬很是感动，特别认真地点头，“嗯。就是。”帝尊不在，她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麒麟似是想起什么，问道：“还没请问幻姬殿下，你这次来三十三重天打算待多久？若是时间许可，不如到四海六道八荒各处多走走转转，比起你终年在天外天媧皇宫，相信要有趣得多。”

“娘娘没有让我必须什么时候回去。”幻姬端了端下巴，拿出一点殿下的派头来，“我也算是大人了，身为女媧后人，于世行走，增长见识，掌苍生疾苦，了八荒态势，亦算是该修之事。”

身为女主人，飘萝适时地出声，邀请幻姬在星穹宫多住些日子。这位殿下听她说话看她处事极为单纯，架势是有，可到底是在媧皇宫里长大至今，外面的世道见识少，年纪也小，眼下若真去四海八荒走一遭，怕是要吃些不必要的亏的。

“我住下来不会打扰到你和世尊么？”幻姬眼中难掩激动。

飘萝轻笑，“怎会。若你愿意，往后星穹宫就是你在三十三重天的家。你可拿我当你的姐姐。”

“姐姐？！”

惊讶出声的是下棋的麒麟，看着飘萝，再看看幻姬，“你这么一把年纪当她的姐姐，合适吗？”又看向星华，“这么一个五百万岁的老男人当一个九万岁小姑娘的姐夫，咳，不妥吧。”

星华挑了下眉梢，“若本尊长得像你肯定就觉得当她姐夫不行了。”

“让你们儿子以后叫一个只比他大九万岁的姑娘为姨娘，你们考虑过他的感受吗？”麒麟脑瓜子转得奇快，搬出了星华和飘萝两口子的肝宝贝儿。

飘萝不以为然地道：“他会理解的。”

星穹宫小殿下的百日宴办得很是热闹，到夕阳晚斜的时候，宫里的大神大仙才走了许多。星月升空时，星穹宫留下了世尊世后的三五老友，麒麟上神是其一。另有神界执管神将神兵的昔阳神君和仙界拥有通心灵眸的灵雀上仙。还有一位是中午宴席没来参加三十三重天老大之一，常年居住在北古天琉仙山的河古神尊。

传言，三十三重天的北古天河古神尊长相极为妖魅。他若笑，可魅色无疆。

白日大宴人员众多，星华借宴昭告四海六道八荒的人他极爱幼子，亦算得是为小殿下